

7 112
我們的一伙兒和他

石川啄木著

叔昌譯



文学小丛书

我們的一伙儿和他

〔日本〕石川啄木著

叔 昌 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我們的一伙儿和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684 字数36,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50}$ 印张1 $\frac{18}{25}$ 插页2

1962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定价 (3) 0.14 元

前 言

石川啄木是二十世紀初叶日本的一位进步詩人、小說家和評論家。他于一八八六年生在日本北部的一个寒村里。在中学时代他就已經显示出文学的才华和对貧苦人民的同情，曾参加为救济足尾銅矿中毒事件被害者的募捐运动，亲自在街头卖报。二十岁起，他就开始为一家人的生活而奔波，先后担任过地方报纸杂志的校对、記者和編輯等职务，一九〇九年入东京朝日新聞社当校对。第二年六月，日本反动統治阶级为了扑灭国内的革命运动，捏造了无政府主义者謀杀天皇的所謂“大逆事件”，在全国範圍内大肆逮捕进步人士，后来还把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領袖幸德秋水等十二人判处死刑。这一事件在石川啄木的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他在一九一〇年八月所写的論文《时代閉塞的現狀》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已經朦

隴地意識到要用革命來摧毀“國家政權”，來突破“時代閉塞的現狀”了。

石川啄木對廣大日本人民懷着深厚而真摯的感情，同時，他對代表反动統治階級的黑暗與保守勢力則充滿了仇恨。他在中學時代就曾領導過罷課，與學校里的保守勢力進行鬥爭；以後在家乡教書，又因反對校長而被撤職。他到處受到排擠打撃，輾轉流離，生活始終不得安定，一九一二年遂因貧病交迫而死，年僅二十六歲。

石川啄木在繼承和發揚日本古典民族詩歌——短歌方面，有很大的貢獻。短歌集《一握砂》（一九一〇）和《可悲的玩具》（一九一二）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從他後期的組詩《叫子和口哨》（一九一一）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現實生活中的革命青年和先進工人的光輝形象。這些詩反映了當時的社會主義思想，洋溢着革命鬥爭的熱情。此外，他的中、短篇小說，如一九〇六年寫的《云是天才》，一九〇九年寫的《醫院的窗》、《鳥影》、《足跡》、《明信片》以及一九一〇年寫的《我們的一伙兒和他》等，也都是深受群眾歡迎的优秀作品。

《我們的一伙儿和他》描写的是新聞記者的生活，“我們的一伙儿”是报社的几个对现实不滿的人，“他”就是小說的主人公高桥彦太郎。作者通过高桥，写出了对一个对当时的社会抱着強烈的不滿、但又找不到出路的知識分子的苦恼。通过这个作品，我們可以了解半个世紀前的日本人民，尤其是日本知識分子在資本主义社会里所受的压抑，以及他們的反抗精神。

这篇小說在啄木生前未曾发表，他死后，才在《讀卖新聞》上連載，这个譯本是根据岩波书店一九五四年版《啄木全集》第七卷譯出的。石川啄木的其他重要作品，我国已有介紹，收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石川啄木小說集》（一九五八年）和《石川啄木詩歌集》（一九六二年）里，并且受到我国广大讀者的欢迎。

~~人，只顧~~，就免不了要各自結伙兒。于是党派这玩艺兒就形成了。按說这也不是什么新鮮事，就拿我前些日子还在那里工作的T报社來說吧，就曾有過这种情况。其实人們也并非打一开头就提出什么主張或宗旨，然后糾結到一块兒的，再說也沒有人打算标榜什么。当初只不过是五六个滿腹牢騷的人互相往一块兒湊，不料格外气味相投，弄来弄去就造成了一种空气。

先是彼此来往得密切了，到一块兒无話不談，合着搞一些业余写作，賺几个稿費，时或找个聚会的地方一块兒喝几杯——也不过如此而已。但是对我们來說，这聚首暢飲的时刻，恐怕要算是最得意 最痛快的时候了：这一則是每个人都是心直口快的直筒子，二則酒量全都不大，几盅下肚就暈暈糊糊的了，乘着酒意漫无边际地大談其抱負，直到

夜闌更盡。在东拉西扯，你叫我嚷的当儿，总不免要提起报社的事，于是就有人用他那充滿血絲而又肆意惶恠的眼睛环視一下全座，然后象演讲似地用慷慨激昂的声調說出什么“我党之士，非大干一番不可……”之类的話来。究竟要干什么？局外人听了当然无从了解，而在座的人心里都很清楚。至少对这句话所表达的感情是十分理解的。因之當場紛紛表示贊同，說什麼：“說得对极了！”或者“当然得干！”等等。嗨，这么一来好戏可就开場了；个个伸出脹得火紅的臉膛来发表見解，仿佛明天就要用他們的手来完成报社的改革似的。提到平素合不来的那些同事們，就冠之以什么狗腿子、敗类、紙老虎、啤酒瓶之类的外号，把他們罵得狗血噴头，一文不值。一个人用筷子敲着小碟的边儿，氣勢汹汹地說：“报社簡直不懂得礼賢下士之道；把咱們跟那些下賤东西一視同仁，真是岂有此理！”另一个把小火盆放在盘着的两腿之間似乎还嫌不够，一个劲儿地往前靠攏，酒气噴人地搭了腔：“不錯，真是些耍笔杆儿混飯吃的家伙。我看所謂文明的蠹賊，社会的蛀虫就指的是他們。我輩虽

然不敵，比起他們來却還有一顆高潔之心。——不學無術的人，真是不可救藥！”——這樣，並沒有誰倡議，我們不知不覺地就把自己這一伙兒稱之為“學問黨”了。

但是，醒過酒來以後，第二天一上班，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宛如疾風暴雨後的早晨似的，不論誰見着誰，都繃着臉兒，裝出一副沒事人兒的樣子，仿佛把昨天晚上那段兒完全忘到九霄雲外去了。偶爾有人提起：“昨兒晚上可喝得夠痛快呀！”對方也只是哼哈地答應着，挺不自然地笑笑而已。只要有任務分派下來，不管是去哪裡，馬上就跑出去；既沒有人有不高兴的表示，也沒有人偷懶。對於其他的同事，也是一律對待，並不格外小覷哪個，或者干脆不理睬誰，只是態度稍微有些冷淡罷了。但是，一遇到有什麼事兒，寫個紙條揉成團兒扔過去，會意地笑笑；或者突然在誰的脊背上捶上一拳，借此狂笑一陣——象這類小動作，在我們這伙兒當中還是有的。要說沒志氣，也真夠沒志氣的；其實這也難怪；因為雖然我們把別人叫作反對派，那只是主觀上假想的敵手，實際上人家並沒有結

成什么党派来和我们对抗。就是对于报社，除了有感于我们哥儿几个人微言轻，不能按自己的主张行事而外，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仇恨。况且还有一个说出来不太光采的理由：T报社的薪水和津贴比起别家报社来，的确要优厚得多哩……。

在这“我党同志”中间，有个名叫高桥彦太郎的记者，他在我们当中算是岁数较大的，已经三十一、二岁了；到报社工作比我晚两三个月。先报报他的履历吧：他是Y专科学校（现在叫Y大学）的毕业生，据说出校门不久就当上了中学教员，到东北地方去了一年光景。后来回到东京，当过某政治杂志的记者，作过一个实业家的私人秘书，最后进了新闻界，在来我们报社之前，曾在两三家报社混过事儿……大致就是这样，老实说，详细情况我也不大清楚。因为他这个人尽可能不谈自己的事儿，只是在谈话中顺便提到，他自从当学生的时候起就没少在经济上做难。我还记得仿佛听他说过，他到地方上去当教员，是为了奉养对他恩高德重的母亲（多半是继母吧）；后来这位母亲去世了，他也就立即回到东京来了。他有老婆，孩子也已经

三个了，但是他在哪儿結的婚，怎么結的婚，却一点也摸不清。就是有人問起他这些，他也作出“这种无聊的事，提它干么”的神气，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先說我們这伙人当中，就沒有一个人見過他的老婆。他住在郊区，而且是在离池袋車站二里多远的地方。他既沒約誰到他家里去过，而且不管別人怎么劝他，他也不肯把家搬到較近的地方来。

在最初半年来的光景里，并沒見他在报社里結交下什么特別要好的朋友。因为他屬於少言寡語的那类人，长样儿也不怎么討人喜欢，再說他自己也从来沒有过主动交朋友的表示。社会組的主編一喊“高桥先生”，他就一声不响地站起来走到主編面前，答应一声“是！”然后靜聆吩咐，就好像一个上等兵之类的小卒来到上級軍官面前似的。接过交下来的通訊稿以后，他草草一过目，就出去核对事实，既不着忙，也不磨蹭。他从来不象別人那样，作出一副不屑的神情，仿佛說：“扯淡，真无聊！”或者象猎狗見了兔子似的，两眼閃着光急冲出去。他既不冲着电话对接綫員大发雷霆，也不

因为叫的飯送来晚了而对工友暴跳如雷。他采訪回来写的稿子，字迹十分端正，而且不論遇到哪类性质的新聞，全部写得非常得体，既不象一些初出茅庐的記者那样虎头蛇尾地有前勁沒后勁；但另一方面，也毫无新穎、奇特之处，使人一看就知道是出于老练的記者的手笔。稿子写完了，他就两手抱着一个膝头，把后脖子往椅子背上一靠，茫然地望着那东一根西一根地吊着电灯綫的、被烟霧熏黑了的天花板出神。他也有和人交談的时候，但他本人从来沒有一次在談話中成为中心人物，更不用說讲什么幼稚的丑表功的故事了。一句話，他是个毫不惹人注意，也决不想惹人注意的人。

对于这个高桥，我平素也不大注意他。当然我和他既在一个編輯部，又同屬於社会組，每天免不了总是要說話的；但所談的也只限于千篇一律的俗套，所以他从来沒有使我感到是个富有風趣，或者是个令人討厭的人；具有同感的似乎并不是我一个人。可是，有一次，我們这一伙儿（那时我們之間来往得密切起来了）又在一处聚会；談着談着就数落起社里同人的缺点来了。我們先从那些地

位高的头脑人物以及吃得开的紅人儿說起，几十个人的名字差不多都提到了，后来也提到了高桥。

“我說，高桥那家伙，我总觉得他也有点儿特別……”一个人开了头。

“誰說不是！我也一直在琢磨那家伙呢。你說他是生就的那种脾气，还是成心端架子？”

“我看他倒不是故意端架子。”另一个搭了腔，“我总觉得他不是那号人。——別瞧他那个样儿，对人却有股热心劲儿呢，上次我和他一块儿到紅十字总会去过。”

开头那个人又說：“……那家伙懂得的东西还真不少，前些日子我还听他跟寒石老人談論什么《說文解字》呢。”

“不錯，我也听他們談啦。总而言之那个人是有些特別；你就先瞧他那副尊容吧：別看他好象漫不經心地听人家說話，对他可不能疏忽大意哩。”

說这話的人姓劍持，他引得大家齐声大笑起来；于是每个人都在脑子里喚起了各自眼中的高桥的風貌：中等身材，肤色在日本人当中要算是

較黑的，見楞見角的四方臉膛，連一點柔和的地方也沒有，剛刮過的濃重的絡腮胡子的痕迹老是青亮青亮的。而他那對眼睛——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他的眼睛——又小又銳利。於是我就說：“的確和常人有些不同。”

自然，不消說這只是當時偶然閃過的想頭而已。

這一來，劍持就擺出一副得意洋洋的樣子，說：“我呀，我老早就把高橋划為‘需要嚴加防范的人物’了。先說他有點可取之處：不拍馬奉承其一也；他很有股子倔強勁兒。其次，他沒有咱們新聞記者的通病，——不好自吹自擂；你們從來也沒聽見過高橋信口開河地說個不停吧？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根據鄙人的經驗，具有這種外表的人有兩種類型：頭一種是不過如此的庸碌之輩，別看外表挺吓唬人的，却是腹中空空如也。不自吹自擂，不奉承拍馬，只是因為沒有那種才氣罷了。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徒有其表的綉花枕頭。說起第二種人來，這種人可不好對付。一句話，是個反抗者。這種人心懷非分的大志，經常在伺機欲動。從

前我在老家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体育教员。别看这家伙是个教体育的，后来才弄清楚，他还想往校长的位子上爬呢。说来倒象是誰編的謊話，其实却是事实。有一次，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段攻击校长的消息，說校长跟一个艺妓搞出孩子来了。于是这位体育教员就在上体操課的时候把我們带到山上，让大伙儿在一棵大松树底下圍成一个圓圈儿。我当时就感到情形有些不寻常，果然那位平素不大講話的教员就象換了个人似的，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他說，你們四年級学生——当时我正念四年級——是本校正气的核心，为了清除当代教育界的腐敗現象，應該举行罢課！”

“你們罢課了嗎？”

“罢課啦。結果学生落了个停学一个月的处分，那位体育教员被革职了。——那家伙呀，仔細琢磨起来，很象高桥哩……”

“照你这么說，咱們那位高桥也是胸怀大志的罗？”

“鄙人倒不敢这么肯定。——不敢肯定是不敢肯定，但是确实有相象之处，簡直是維妙維

肖！——高桥不是常爱抽一口烟对着天花板一噴嗎？連这一点也分毫不差。”

“这位教員的行为可真够有意思的。不过劍持的分类法还不够完全。”最初提起高桥的那个姓安井的又开了腔。“具有那种外表的人还有一种类型：那就是在外边摆出一副不同凡俗的臭架子，可是一回到家里却在老婆面前抬不起头来；一年到头受老婆的气，本人还心甘情愿呢，說什么这是濃情蜜意的表现。別瞧他装得一本正經的那个样子，你焉知他心里不是正在考虑怎样博得老婆的欢心呢？”

这句话逗得大伙儿哄笑起来；这不单纯是哄笑，而且包含着贊同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在我們这些每天同高桥見面而心里对他并不怀敬意的人看来，安井信口开河的推测，似乎比說他胸怀大志的劍持的观察更貼近事实。

可是到了第二天，想不到劍持說的那个体育教員的事迹却象刻在我心上似的再也磨灭不掉了。这或許是因为我自己和劍持有过相同的体验，——在中学时代一半由于教員的鼓动曾經鬧

过罢課的緣故吧。因此对于那个教員至今还不免有些眷恋之感；这一点使我不知不觉地对自己的同事——高桥的行动注意起来。

过了四、五天，社会組举行每月的例会的日子来到了。奇怪的是，每逢开会的时候，我們这一伙儿就都一言不发了。那一天自然也不例外，主編提出的三四条議案，沒用半个钟头就毫无異議地通过了。議案当中有这样一条：近来社会組上班的时间越来越晚，到十一点甚至十二点才来；从今以后，凡是上白班的人，必須在上午九点以前到齐，不得延誤，云云。

会一散，人們就急忙离开座位，鞋声轰轰地走进編輯部去了。我們也一起站起来，但是跟往常一样，在站起来的当儿順便打个呵欠，伸伸懶腰，两三个人就留在會議室里了。而这回，除了我們之外，还有一个人沒走，那就是高桥。他也跟大伙儿一块儿站起来，就势儿走到窗前，眼睛盯着外边，仿佛在瞧什么。

安井一見走廊里安靜下来，仿佛迫不及待似地又一屁股坐下来，开口說：“你們說，今儿这会开